

当代中国首届侦探小说
大赛获奖作家作品选

独角兽文库第一卷
黑眼圈的女人

于洪笙◎主编

下



Du Jiao Shou Wen Ku Di Yi Juan
Hei Yan Quan De Nu Ren

大众文艺出版社

這件作品與我的作品
有著密切的關係

黑眼圈的女人

李國輝 小說



「這件作品與我的作品
有著密切的關係」
——李國輝小說

香港文學出版社

独角兽文库第一卷

DU JIAO SHOU WEN KU

当代中国首届侦探小说大赛获奖作家作品选

黑眼圈的女人

于洪笙 主编

下

大众文艺出版社

第七章 强扭的瓜不甜

一

“我给你买了几样好东西，你猜是什么？”

丈夫嬉笑着，把一个装得鼓鼓的塑料包往桌上一放。妻子并没有急于伸手去拿，脸上也没有显露出高兴的色彩，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你会给我买什么好东西！”

妻子说完这句话就想走开，可是她的一只手被丈夫紧紧地抓住了。妻子一怔，紧张得浑身都要起鸡皮疙瘩，没想到丈夫还将她搂过去，温存地说：“你打开看看嘛！”

妻子这才将那塑料包打开，里面装的是一件尼龙风雨衣，一件橡皮绸上衣，还有一件蓝色的太空服。妻子看见那件太空服，心里还有些喜欢，因为在这个城市里，已开始流行这种衣服，但是买不到。尽管如此，妻子还是没有把内心的高兴显露出来，甚至连叠着的衣服都没有打开，就说：

“我都成老太婆了，还穿这种赶时髦的衣服！”

“赶上这个好时候，也该打扮打扮。我们是在一个对外开放的城市里生活，不比在农场土里土气。”

白素琳把衣服收进箱子以后，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最近几天以来，她对梁云产生了一种疑虑，她发现梁云对她的亲热很有点不自然，不是出自一种真心对妻子的体贴。那么，究竟为什么有这种变化，她自己也不知道。

白素琳和梁云结婚，没有丝毫的甜蜜和温情感，实际上

是强迫咽下的一杯苦酒。她被人推下玉龙河之后，许虹把她救起来，送到姨妈家里。本想躲避一时，没想到许虹一走，梁云就来了，经过梁云的一番甜言蜜语，白素琳屈服了，她同意从县银行调到农场来当会计，并且同梁云结了婚。不过她想，自己也确实无路可走，二十万元巨款从她手里丢失了，要不是有梁云这个县革委会常委的保护伞她可能会进监狱。许虹倒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但梁云说她是“现行反革命”，精神病患者，白素琳一时没有主意，只好听任梁云的摆布。结婚以后，她只不过是丈夫的奴隶，而且她还发现梁云利用职权，同时和好几个女人明来暗去，使白素琳被一种永远摆不脱的痛苦所缠绕着。她好像一只失去舵的小船，在茫茫的人生大海上，随风飘荡，只有死亡才是她的终点。

梁云负责的这家贸易商店，坐落在一条背街上，这条街上的店铺基本上都是老式的平房。店里共有八个店员，主要是经营农场出产的活鱼、鸡鸭、鲜蘑菇等活鲜产品，营业显出一种兴旺的景象。

许虹走到这家商店门口的时候，买活鱼的人排成了一条长队，提着网兜和菜筐的人，更是川流不息。许虹穿一身蓝布工作服，戴一副在这个城市刚刚流行起来的变色镜，她随着人流走进了店门。进店之后，她一眼就看见了白素琳，她高高地坐在收款台上，正忙着收钱找钱，不时地拨动着算盘珠。许虹看了她一眼，发现她脸色焦黄，一抬眼时，额上显出很深的皱纹，当年少女的风姿，已经在她脸上消失了。许虹估计，她生活得并不愉快。

许虹回过身，又朝店里扫了一眼，在几个忙着卖货的人

中，没有梁云。她的眼神又顺着一条狭窄的过道，向店铺后面看去，后面有四间门对门的小房，那就是这家商店的办公室和宿舍了。门都关着，屋里没有人。

许虹思量了一下，就从兜里拿出一张十元的钞票，向白素琳的收款台走去。她摘下变色镜，把那张十元的钞票递进了窗口。

“白素琳同志，请你给我换一下零钱。”

这是一种既熟悉、亲切，又陌生、遥远的声音，这种沉在记忆的海底的声音，突然将白素琳唤醒了。她抬起头来，只见站在她面前的人，正是她时常想念的人，许虹的形象深深地印在她的心里。因此，她一眼就认出来了，由于激动和惊讶而站了起来。

“是许同志，真是稀客，上我屋里坐一会吧？”

“不啦。你工作离不开，等你什么时候有空我再来吧！”

许虹说完，又戴上了变色镜，注视了一下周围的人，只见她身旁等着交款的是两个家庭妇女，其他的人并没有注意她们的谈话。

这时，白素琳想，许虹来找她，一定有事，她也有一些话想对许虹说说，可是，店里又不是说话的地方。她在换零钱时，存心磨蹭了一会，突然想出一个主意。在把零钱交给许虹时，她笑着说：

“我都有孩子了，你知道吗？”

“呵，有多大了？”

“三周岁。托在东风二巷三号许大妈家里，每天下午五点钟我去接她回来。”

许虹明白这是白素琳告诉她见面的时间、地点，她高兴地地点了点头。

“许大妈人挺好，她家我认识，你倒省心了。”

“是呀，孩子也大了。”

许虹接过零钱，说了声：“谢谢！”就离开了这家商店。

二

许虹和黄健民来到汤局长办公室，只见他红着两眼，脸上一脸疲倦的神色。他忙着指挥对全市各交通要道外出人员的搜查，对几个有关嫌疑犯的追踪，特别是对王淑芳的审讯，已经使他疲惫不堪了。

许虹和黄健民一进门，汤局长就说：“这个案件中央领导都很关心，市里强调要用最快速度破案，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呀！”

“有什么进展吗？”许虹问。

汤局长摇了摇头说：“进展是不大，不过我倒是明确了一个方向。”

“什么方向？”许虹睁大着眼睛问。

“应该主攻王淑芳。”

“为什么？”黄健民也有些迷惑不解。

“我认为王淑芳的行为是投案自首，她应该交代出同案犯来。可是她的态度很不老实，连个字条的问题都讲不清楚，她为什么要销毁那张字条？”

“她讲的那种特殊情况下的心理活动，基本可信。不然她可以不讲这件事，讲出来了必然要受追查，她是有这方面的

经验的。我们现在应该追查隐藏在她后面的人。这个人企图利用她被判过刑这一污点，将她控制住，既使王淑芳为他们所用，又可达到转移我们视线的目的。”

听许虹一说到转移视线，汤局长的脸上就显出了不悦的神色，而许虹这句话却是经过深思熟虑才说出来的。她认为犯罪分子的目标，当然是冷梅的长卷，许虹为这事，曾请教过博物馆的一位专家。那专家把冷梅的长卷，强调到了相当重要的程度，他认为是一件极其珍贵的国宝。国外好几位研究中国明清绘画的专家，都曾写过专著论述这幅画，但有的人根本连这幅画见都没有见过，可见这幅画在国际上的重要地位。专家的谈话，更加坚定了许虹的想法，她认为犯罪分子把王翬的画，顺手牵羊地拿走，只是作为一种转移视线的工具，他们是不懂得王翬的画的价值，所以就塞到王淑芳的包袱里。想借王淑芳这条线，把公安人员的注意力引开，以使得冷梅的长卷能够顺利地弄到海外或国外去。汤局长则是另外一种想法，他认为一同被盗的是两幅画，现在既然拿到了一幅，就是获得了赃证，应该乘胜追击，一举破获全案。所以他急不可耐地说：

“有其一，必有其二。我们应该在王淑芳身上下功夫，不然就会坐失战机。”

听完这段话，许虹明白了汤局长的意思，他是想要许虹帮助审讯王淑芳，从她身上打开缺口。许虹想了想，没有正面回答汤局长，却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

“杨明远凭什么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又当了市文物局的副局长？”

汤局长对这种联系法很敏感，就回答说：“这是属于政治方面的问题，我不想考虑，刑事方面的问题就够我挠头的了。”

“两者之间，有时候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

“你认为现在的案件和玉龙县的问题有联系？”

“现在还不是下这个结论的时候。”

“杨明远可能是个政治骗子，但不一定会是个杀人、盗窃犯。”

“70年代搞政治投机，80年代搞走私、盗窃，只不过随着历史的季节不同，变换颜色就是了。”

“玄，你讲的这些太玄了，等以后我们有机会到公安学院进修的时候，再来谈这些空泛的题目吧！现在我需要解决具体问题。”

“具体问题，首先是要抓住王淑芳背后的这个人。”

“这一点我们的看法一致。”汤局长的口气缓和了。

坐在一旁一直沉默着的黄健民开始说话了，他说：“我到玉龙县去进行了调查，和王淑芳接近的人，确实是她自己所说情况，一个是刘小刚，一个是柳永和。刘小刚那几天都没有出门，有两人以上的旁证，可以排除嫌疑。柳永和已调到县文化馆工作，从7月19日起，就在市里参加地区文联召开的创作座谈会。7月21日下午集体看电影，有人说他去，有人说他没有去，还没有查到他确凿的座位号。但是电影散场时，没有一个人证实看见过他。22日晚上，也就是王淑芳被人把画塞在褥子底下的那个晚上，与柳永和同房间的那个人住到亲戚家去了，无人证实柳永和是否在房间里过夜。从7

月 20 日开会的那天起，柳永和经常迟到早退，或者不参会，显出有事忙碌的样子。从以上这些迹象来看，这个人存在着疑点。”

汤局长听完黄健民的话，皱了皱眉说：“这比机械厂的青工周小三的疑点还要虚，有人看见过周小三在砂轮上磨一把匕首，而且是磨的一把电工刀。但他交出来了，匕首就拿在他手上，而且 21 日下午他正在班上劳动，没有作案的可能。也只好否定了。”

许虹思忖了一下，说：“没有直接作案的可能，但他磨过匕首这一线索，也不可轻易放过。柳永和、梁云这两人的情况应及时掌握，不能放松。希望汤局长能够加强这方面的力量。”

汤局长以力量的调配感到为难，不仅这方面没法加强，而且他表示对鲍洛的跟踪，似乎都没有必要。

正在这个时候，有一封信送到了汤局长桌上，汤局长打开信，看了看，就交给了许虹。这是北京发来的一封复信，信里证实了鲍洛就是瓦上飞于燕，他于 1979 年被批准去香港，现在是某国一家企业公司驻香港办事处的职员，这次是代表该公司到北京来洽谈贸易的。玛丽小姐是该办事处的秘书，与于燕同来，负有监督他贯彻公司意图之责。他到这个城市来的公开目的是旅游。

许虹看完信里提供的情况以后，心想，于燕来得真巧，这个玉龙县有名的盗窃犯，曾经从自己手里溜掉过，他的老账还没有算呢，现在居然大摇大摆地回来了，她觉得这是对我们公安机关的藐视。想到这里，她的脸都涨红了。并且急

着向汤局长说：

“于燕什么时候离开？”

“他已经向北京饭店订了二十九号的房间。”

“那就是说，他在这个城市，只能逗留三天了。”

许虹怀着急迫的心情，离开了汤局长的办公室。在往宾馆走去的路上，她头脑里一直摆不脱柳永和这个人，她还没有找到柳永和同于燕之间的联系点。于是她就问黄健民说：

“柳永和是怎样作了文化工作的？”

“王淑芳的丢表事件发生后，柳永和就受到杨林的重用当了宣传干部，发表了几篇批判文章之后，就调到了文化馆。”

“他为什么还要纠缠王淑芳呢？”

“他同王家敏结婚之后，感情一直不好，所以他还留恋过去追求过的王淑芳。”

“他同王家敏结了婚？”

许虹睁大着疑惑的眼睛。因为黄健民不知道许虹同王家敏的一段关系，没有把这件事及时告诉她，这时突然说出来，不禁使许虹有些吃惊。王家敏和柳永和之间，是在哪一点上找到了共同之处的呢？这一点黄健民曾经作过了解，他说：

“这两个人的结合，是杨明远亲自作媒和主婚。本来他们并不认识。究竟是迫于一种什么样的压力，还未搞清楚，他们结婚后感情不好，这倒是事实。”

“杨明远，这是否是柳永和同于燕之间的联系点？”

许虹的这句话，并没有等黄健民回答，好像是在问她自己，又好像是回答了自己。

许虹同黄健民把有关王家敏的情况凑在一起，原来事情

是如此的复杂。

三

那年许虹在王家敏家里，同他们兄妹二人，一直谈到深夜，王家敏给许虹的印象是深刻的。回到县城以后，王家敏确实完成了许虹交给她的任务。许虹通过她，深入到玉龙县那股帮派势力所结成的蛛网的中心。

玉龙县大批判班子住的那栋小楼，是解放前的一座教堂。西天的夕阳，斜照着那红色带尖的楼顶，玉龙河正从那灰色的院墙后面流过。院墙的正面，是一道漆了绿色油漆的大门，门口的传达室里，日夜都有人值班，对出入的人检查甚严，毫无疏漏。

王家敏的办公室在三楼，那里实际上是个阁楼，存放着文书档案。二楼是梅英和郑秋实的办公室。梅英是杨明远的老婆，也是全县很有点名气的女人。杨明远把大批判班子的权交给她，就是因为她聪明、干练，很有些手腕。郑秋实是第二把手，和梅英搭配得很得当，两人的工作，很使杨明远满意。大批判班子的其他成员，都在底楼和另外两栋平房里办公，他们没有事是不敢轻易上楼去的。

王家敏在三楼办公，等于让郑秋实幽禁在那里，他什么时候高兴了，就到那里去鬼混一会。王家敏却处在一种孤寂和苦闷之中，她的身心，都像被封闭在罐头盒子里一样。自从见到许虹之后，她才感到透进了一点阳光。

后院是一个小花园，里面不仅花木茂盛，而且还有一座保护得很好的假山，显出一派幽静的景色。梅英和郑秋实常

常到这里来玩，其他的人一般是不轻易到这里来的。这天晚上，梅英和郑秋实到县革委会开会去了，另外的人了差的较多，这座院落里显得冷冷清清。王家敏根据许虹对她的嘱托，弄到了一份材料，这份材料是杨明远亲笔给梅英写的一张条子，梅英看过之后撕毁了扔在纸篓里，王家敏拣回去一小块一小块地拼了起来。这张条子上面写着：“你们所需经费已经筹到，不日即可拨来现款，望迅速开展工作。”

下面署名是杨明远。因为梅英和郑秋实的一种不正当的关系，所以她几乎只有星期六才回家，杨明远对她的指示，也经常采取下条子、写信的办法。

许虹曾经向王家敏了解过大批判班子的经费开支问题，所以她开始注意。她把这张字条卷起来，装进了一节小竹筒，又在口上封了塑料薄膜，然后放在上衣口袋里，向着后院小花园里走去。她用一只手紧紧抓住衣兜，好象怕里面的东西会跑了似的，当看清楚了花园确实无人，而且天已经黑下来了，她就蹑手蹑脚走进了花园。

王家敏走向西北方向的院墙角落，在那里有一片茂密的灌木丛，她迅速隐进了灌木丛中，在墙角找到了一个通向院墙外的小洞。这个小洞是雨天排水用的，外面是一条长满荒草的水沟，不下雨这条沟一直是干的。王家敏将那个竹筒从洞里推了出去，这里是她同许虹约好的联络方法，许虹将在天黑以后取走。

做完这一切之后她突然听到有人说话的声音，她赶紧站起身，藏进了假山洞里。走过来的是梅英和郑秋实，他们紧紧挨着，一边走一边在说悄悄话。王家敏气得一股热血冲到

头顶，她恨不得马上冲出去和他吵上一架。但转念一想，她克制住了，她和郑秋实并没有婚姻关系，再说她也犯不着作那样无谓的牺牲，而且还有许虹给她的任务。想到这些，冲到头顶的热血全都降下去了，她不露声息地站在黑暗的石洞之中，听着那慢慢走近的脚步声。

梅英和郑秋实走到了山洞外面，在靠近洞口的一块石头上坐下来。他们先是调情，动手动脚地闹了一阵，接着就听梅英说：

“你真是个坏蛋！”

“我算看透了，像你这样的女人，就是喜欢坏蛋，而不喜欢老实巴交的男人。”

“你不怕杨明远知道了杀你的头？”

“我不怕，因为他还需要我。没有我帮他搞的那些材料，他讨不了孟凡臣的欢心；没有孟凡臣这个后台，杨明远早垮了。”

“你这个家伙就是个当特务的料，省里几个头头脑脑的一言一行，都被你掌握了，而且你还把手伸到了外省。不过，你花的钱也太多了。”

“这就是政治和经济的关系，没有经济作后盾，一切政治活动都是空话。”

“可是你把那些单据都销毁了，你不怕蹲监狱？”

“就因为怕蹲监狱才销毁的，这笔账不会有人来查，更重要的是不能给人查。”

“我总觉得这么干，是在火山尖上跳舞。”

“没有那么严重，你们女人总爱瞻前顾后。”

“我总觉得我们两人的关系是一种冤孽，是精神空虚和无聊的表现。”

“怎么能这样看呢？”

“难道不是吗？你以为生活就像你说的有什么纯洁、美丽和爱吗？全是虚伪。我们两人都会不得好死，甚至危险就在眼前。”

“你指的危险是什么？”

“你不要在我面前故作镇静了，你對自己干的坏事也是心虛的。我問你，那個叫許虹的女人，從監獄里出來之後，仍然留在我們縣里，你知道她在幹什麼？”

“這你放心，楊明遠比你我更有遠見卓識，他是政治風浪里游泳的老手，他知道怎樣對付許虹。”

王家敏聽到這些話，心里一驚，她覺得應該把這些情況及時告訴許虹。梅英和鄭秋實走了，王家敏已沒有心思发泄對他們的气憤，她在心里默誦他們兩人剛才的談話，準備回去追記下來。這時月光如水，花影婆娑，王家敏離開花園，悄悄地朝自己的屋里走去。

四

在拉上了窗簾的辦公里，透過過濾嘴香烟冒出的煙霧，可以看見楊明遠一張被醋性發作的所扭曲的臉。梅英這個女人，越來越不把他楊明遠放在眼里，簡直就公開和鄭秋實同居了。隔好多天才回來一趟，回來也不給楊明遠一點笑臉，總是一個人裹着被子睡了一夜就走了。楊明遠覺得自己是幾十萬人的父母官，是一跺腳全縣都得震動的人物，怎麼能被

郑秋实给戴上绿帽子，他这口气怎么也不能消。想到这里，他穿上外衣，要了车，就亲自到大批判班子所占据了那栋小楼里来了。

杨明远让汽车停在院外，他自己步行来到门口，传达室的值班人员见是杨明远来了，拿起电话就要往梅英的屋里挂，但被他制止了，他一个人朝院里走去。这时正是晚上九点钟，院子里树有荫，花有香，十分幽静，真是世外桃源。杨明远想，难怪外面把这里叫做“梅家大院”，他越想越有气，就匆匆地走进了一楼办公室。办公室一个人也没有，只有楼梯口上的一盏灯亮着，他就沿着楼梯直上二楼，二楼上梅英和郑秋实的房门全都锁着，屋里黑着灯。他心想，他们大概出去看演出了，他就向三楼走。他还记得王家敏，他觉得这个姑娘有一种知识分子的风度，但没有梅英的那种傲慢劲，他是很喜欢这个姑娘的。这样想着，他就走进了王家敏的办公室。

杨明远推开王家敏的办公室的门，不禁吓了一跳。只见王家敏倒在地，已经晕过去了，杨明远赶紧把她抱到床上，再回头一看，只见门框上挂着一根断了的绳子，他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但他又想：这个姑娘为什么要寻短见呢？杨明远为了把这问题弄清楚，他就坐在王家敏的身边，用手掐了几下她的人中，王家敏就苏醒过来了。

王家敏醒过来之后，见到杨明远坐在身边，她就伤心地哭了起来。等王家敏哭够了，杨明远这才问她。

“你为什么走这条路？有什么想不开的事，对我说，我给你作主。”

“不是我自己寻的短见!”

“那是怎么回事?”

王家敏又哭了。

“不管是谁逼的你，都告诉我。是梅英吗?”

杨明远心想，这一定是争风吃醋闹出来的事，他要拿住把柄，借此机会整治一下郑秋实和梅英，他再不能忍受了。为了从王家敏嘴里掏出材料，他对王家敏表现了十分的殷勤和抚慰。他亲自倒了一杯热茶，又扶王家敏坐起来，用一只胳膊扶住她，把一杯热茶喂了下去。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在杨明远来到之前，发生了这样的事：

刚下班的时候，王家敏蹑手蹑脚来到郑秋实的屋里，郑秋实正趴在桌上往一个小本里摘记材料。王家敏悄悄地走到他的背后，一把将那个小本抢了过去。郑秋实见是王家敏，肚子里就有气，铁青着脸说：

“你要干什么？快还给我！”

“有什么秘密，见不得人？”

“你快还给我！”

郑秋实起身来抢，被王家敏躲闪过去了。

“你陪我出去走走，我就还给你。”

“为什么？”

“我有话和你说。”

郑秋实站住了，正在想主意。王家敏利用这个机会，翻看了那个小本。郑秋实又来抢夺，王家敏躲闪过去。郑秋实又追上去；王家敏又跑开了，她跑到靠近门口的地方，站住说：“你把大批判组的绝密材料，都抄到小本上干什么？”